

玲瓏的文人之橋

琴台聚客
彥火

美國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聯合舉辦「世界華文文學夏威夷國際研討會」，要我提供一篇論文，題目是《香港與世界華文文學》。這是一個大題目，其中所涉內容，因為是初稿，也許不一定很全面，在這一欄中發表，也想聽聽讀者及文友的意见。

有人說，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我說，香港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徹的。中國被西方稱作「鐵幕」的年代，即由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為止的三十年間，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樑的角色。

這裡說的「鐵幕」，在實際意義上，不純是指中國大陸，台灣在文化思想領域上，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陸文化特別是文學作品也是採取閉關政策。後者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下，把來自對岸的文化及至香港文化也視作洪流猛獸。

香港在兩岸之間實際上起了紐帶的作用。

在那個年代，有不少香港人回中國大陸探親，偷偷地把台灣的文化信息捎到中國大陸，包括通過口傳、地下渠道，把台灣的文化與西方文化迂迴地傳達到中國大陸；相反，也把中國大陸的文化信息，特別是「五四」以迄的新文學作品，如魯迅、冰心、巴金、錢鍾書、王辛笛、卞之琳等等作品，從香港悄悄地捎到台灣。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於一九九一年解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止。

香港除了是兩岸文學交往的平台和橋樑，也是西方與中國大陸文學交流的平台和橋樑。

香港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都有不同政治背景支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因此，香港也可以說是國際的文化瞭望

鋒芝婚變另一焦點：誰放料？

翠袖乾坤
查小欣

謝霆鋒張柏芝已簽字離婚？未簽字離婚？有沒有轉賣餘地？正如謝霆鋒所說：「不知道怎樣繼續走下去。」他倆仍相愛卻不能相處，只能嘆句有緣無份，這樣結束一段婚姻比起對方感情變淡，甚至已失去了愛的感覺要傷痛百倍，相愛卻要分手。

正式離婚後，就是要爭一對兒子的撫養權，所以柏芝在數落霆鋒時也要強調霆鋒沉迷打機，連妻兒病了也不知道，是為爭子埋下伏線，在霆鋒北京五分鐘感人發言後，娛樂版出現謝霆鋒專心跟Angel玩，柏芝只顧玩手机機，報道，並有相為證，照片攝於去年十月，他們一家三口到澳門遊玩的生活照共三張，其中兩張是霆鋒與Angel玩拋波，另一張是霆鋒坐在Angel身邊俯身跟他說話，柏芝則坐在他們對面低著頭在玩手機，觀乎照片的質素似是從拍攝片段的幾張定格照，明顯地照片是為霆鋒不親子作出平反。

報道沒交代照片何來，連慣常用的照片出處：「讀者報料」、「網民傳來」都欠奉，只說：「出現了這些照片」，究竟相從何來，誰近距離在旁拍下他們的相處片段，而他們也毫無介心？是不是拍的人將片段流出？不是他是誰？「誰放料」成了鋒芝婚變報道的另一焦點，這是個很奇怪的现象，大家的焦點不是放在報道的真確性，而是誰放的材料。

我在報道鋒芝婚變整個過程中，便不斷追問，是否狄波拉放料給

我，我反問他們這個問題重要嗎？記者都啞口無言。

作為傳媒的首要責任，不是要報道事實真相嗎？傳媒不是有個專業守則：不可透露消息來源嗎？為何會本末倒置，先追問消息來源而不去核實報道的真確性？很奇怪，面對傳媒行家的「是否拉姑放的料？」「是誰放料？」實在無言以對，作為專業傳媒都知道是不會得到答案的。

他們又追問：為何不公開報料人身份？「暈，就差在沒酷刑逼問，我回答：「今日我否認是拉姑，明日便猜是謝賢，澄清不是謝賢，便指是霆鋒，」又再否認，便猜是婷婷、安志杰、Lucas、Quint，他們家中的菲傭……沒完沒了，一個玩不停的猜謎遊戲，而且沒意義，知道是誰放料又如何？」

更奇怪的，有粉絲認為如果我不報道他們婚變，他們不會離婚，所以他們離婚責任在於我，如果一個報道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發生艷照門事件時豈不是已離婚？難道粉絲們相信鋒芝感情是這麼脆弱的嗎？如果我有這麼大的能力，我作一個他們「復合」的報道，他們便真的復合了？偶像受情傷，作為粉絲當然心痛，但不要亂找替死鬼，歸根結底真正傷了偶像的心是誰？

鋒芝爭子攻略剛開始，相信未來這段日子兩面陣形必流出能證明對方不及自己親子、愛家庭的證據，喜歡猜「誰放料」的各位，又要大動腦筋了。

教育的時位

天宮知玄
楊天命

《周易》當中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教人要掌握「時」與「位」，因為只有好好利用這兩個條件，做人做事才能夠順利亨通。

舉兩個很簡單的例子：「一包廉價乾糧，平時跟本無人問津，但若換了是在災難或饑荒的時勢，它卻隨時變成救命的珍品；同一番說話，由妻子告訴丈夫，丈夫可能會大發雷霆，但若由朋友相勸呢？丈夫不但會言聽計從，甚至更會感激對方，將對方視為患難知己。」

所以只要時與位不同，同樣的付出也會換來極不同的效果，所以當時位與我之時，便要把握機會，否則便應縮光養晦，靜候更適合的時機。

同樣地，教育其實亦非常講究時機。天命最近留意到一些幼兒學習班的廣告，宣傳字句嚇得我「毛骨悚然」，什麼「後悔年幼時沒特訓」、甚麼「小學五年級數學已達約高中程度」，請問一個小學生，幹嗎要學懂高中程度的學識？現代人常常混淆了一點，就是誤把知識及學識等同智慧，同時更忽略了何謂品德。其實有再多的知識，但不懂運用也不過是高分低能；再聰明但老是把才智用於壞事上，也只會招來更大的惡果。所以教育年幼的孩子重點，應是教他們學習的方法及培養品德，而非過早汲取知識，而其中的一個教育好方法，就是要讓他們多參與有益的遊戲，家長則從旁誘導，那麼他們自然能學懂何謂「活學活用」，及培養出人人應有的良好品德，所謂「三歲定八十，學識上的催谷還是留待下一步吧！」

看房



「七十」不鬼魅，再加個量詞，「七十年」也不鬼魅。但你試一試，將「七十年」與你名下的房產擁有期勾連起來，是否會讓你原本平穩的心臟，陡生出異樣的敲擊。現今國泰民安，人活古稀，早不稀奇；但房至七旬，則必須脫手而去，你還坐得住麼？

倒回去十四五年，我曾有過一陣看房的癡迷，將正事之餘的空間，打發成水中撈月的愛好。通常說，看房是為了買房。我不是，只是喜歡，也並不直奔現成的房子，往往先瞧「源頭」的地基。我喜歡看民工幹活，他們常常一邊捆紮鋼筋，一邊說笑哼歌。鋼筋簇新，日頭下閃出瓦亮的藍光。有一回，進得一工地伙房，幾位川東口音的同鄉，贈我剛出籠籠的饅頭，我亦不見外，再申請一塊涪陵榨菜。雙味迴環，一時恍惚於少年胃口的快樂裡。

房子擺在哪兒，好與次，表面看一目瞭然，其實「水」挺深。看房房屬霧裡看花，有了去偽存真的積累，才曉得視角對路的品鑒。我乃膚淺之人，略有心得，便不忍獨享，有人諮詢，又從不敷衍。也還自己爭氣，並非浪得虛名，人家報出地段、結構、樓層、朝向，便能答出八九不離十的價碼。一女士售樓多年，經綸滿腹，臨到自家買房，卻東奔西走，不知如何是好。經量身推薦，夫妻倆走進我鎖定的樓盤，踏勘兩小時，成交十分鐘，落得皆大歡喜。

再去工地，慢慢發現，民工氣色不對，柔和褪去，冷漠滿眼。又慢慢發現，鋼筋直徑不對，粗如牙籤，裏滿黃銹。售樓員也開始不對，男生女生一律巧舌如簧，鬼都不信的承諾（虛無飄渺的容積率、綠化率之類），動輒出口成章。樣板間也開始不對，無意中食指彎弓，對友鄰牆面作輕輕叩擊，彷彿隔牆有人，即刻還你空洞的回音。與種種「可疑」同步，房價撒歡兒，似野馬脫韁。隔三岔五傳來的樓脆脆、樓歪歪、樓倒倒，燦若罌粟花開，令人驚艷。看房的興致，由新趨舊，不再回頭。心下所喜，只是那些年份久遠的老屋了。

我追隨北京文壇一首長出門數次，從「非典」期間看台灣，到最近北海看老街，都是我心儀的旅行。北海的老街老，不是大而化之的虛說。早在十九世紀開初，一船船異域強人，破浪而至，狂喜於北部灣地理的位置，山川的植被，海灘的白沙。安營紮寨的寶地，放棄就是對上帝的辜負。於是，歐款騎樓，融會嶺南民居，便有了北海的老城。昔日各色建築，多已修舊如舊，蒙上夢幻滄桑的外衣。而格局謹嚴的英、法、德諸國領事館，均銘牌高懸，成為國家級文化單位。

那日遊覽商街珠海路，意猶未盡，又跨進一座百歲酒樓，憑欄遠望，這般年紀的老屋，成片鋪開，直至目力難及。飯後再乘車出城，去觀摩一處在建小區。當地朋友有話，各位遠客，給你們看前世，

樣的心思？要花費何等樣的成本，去做成一件何等樣的事情？朋友介紹，房主瀟灑又誠實，他不是要蓋光賣錢的房子，而是要造能傳世的建築。聽來嚇一跳，建築傳世，起碼百年高齡。相形之下，讓人倒吸涼氣的產權「七十年」，其實已成難以兌現的遊戲。前些年問世的樓宇，很多並未等來七十年「善終」，存活三十載，便遇種種原因，落得三長兩短，消失於無形之中。

登上會所平台，看到

另一番陽光世界。寬大的落地窗外，幾隻小鳥翻飛上樹，而樹上的芒果，似乎伸手可觸。作為項目輔助部分，是十八洞的標準高爾夫球場。起伏的草坡，推湧的海浪，顯現出矜持的逍遙。都說項目名稱好，「天隆，三千海」，大氣加洋氣，跟數公里之遙的老街，互為映襯，正壯大著一座耐看的新城。

拋開那類「千邑一面」的貨色，人們到過一個城市，隔了許久，念念不忘的，往往是那城裡的建築。即如這次，北海回來不少天，仍興奮，亦向朋友鼓吹。只因那裡房子，無論新舊，皆具別處房子少見的面相，格外令人回味。

僭建

隨想
興國

僭建問題，想不到在香港鬧得那麼大，鬧出了政府官員明知僭建也不早去拆的新聞，更鬧出了政府和鄉議局劍拔弩張的態勢，以及政府要處理的後續問題。

香港真是好有學問的，在華人的世界裡，叫建章建築的，在香港就稱為僭建。僭，字典解作超越本份、僭佔、差失、虛偽、過分，以及奢侈。香港的僭建問題，顯然是出在超越了應有的本份。這個本份，自然是原來的房屋建構圖則了。

一探朝鮮？

路地觀察
湯湛兆

當朝鮮的民族舞、士兵操，甚至交通督導員都滿佈YouTube，有否令你有衝動想去朝鮮看一看，有一位朋友跟過遊學團去，回來聽他描述，甚有親歷其境之感。

金日成銅像、主體思想塔、建黨紀念碑，還有那個比巴黎更大的凱旋門，當然是指定景點，就如他們天天播放的電視一樣，都是政黨宣傳的一部分。但在預料之中也有令人驚喜，尤其叫我們這些未曾去過的人更加驚訝。

一是通用貨幣，原以為朝鮮有自己的貨幣，又或是多用人民幣，原來他們收遊客的是歐羅。朝鮮一直不用美金，除了是因為乃敵國的關係，他們也相信歐羅比較保值，人民幣還只是次選呢。

另外，就是市內的電力。朋友入住的酒店，是區內難得燈火通明的地帶。入夜後，印象最深是全城烏黑，他們盡量不用電，只有酒店用電燈，還要間歇性停電。一眼望過平壤，只有政黨宣傳語在閃亮，絕對是朝鮮獨有的景致。

酒店底層竟有個小賭場，全都是中國人（聽說朝鮮人都禁止入內）。原來這也是何鴻燊先生的地頭，有說金正日的兒子住在澳門，看來何先生與朝鮮關係不錯，旁邊還有一家葡式餐廳。

朝鮮國內的人都有手提電話，都由埃及一間電訊公司統營，但只能打國內電話。外國人用的手機亦不能打給國人。街上看到的人都不會主動跟遊客談話，但亦不會不睬不睬，偶爾還有小孩子走到遊客身邊，父母都不會阻止。

現在香港有三個旅行社有承包朝鮮團，行程大同小異，因為都是由朝鮮規劃的。北京、瀋陽也有班機，所以唯一的不同，可能只屬離境城市的差異。朝鮮另外可飛往曼谷、吉隆坡和莫斯科。機場每天只有極少航機升降，空蕩蕩的出入境顯示牌，也堪稱一個亮點。飛機上除了遊客，就是中國商人，還有一些志願團體成員，都是為解決朝鮮的饑荒問題而來。

聽罷朋友的介紹，其實已像到過一次，在網上再尋得一些遊記，朝鮮也不再那麼神秘了。

恩師老葉

技亦有道
阿杜

當年BANK BAK牛仔布服裝廠和「北海漁村」飲食業大老闆葉志銘投身娛樂界力捧過四個人，分別是曾慶瑜、梁雁翎、許秋怡和張志霖三女一男，反而他自己的親妹子葉玉卿並無刻意着力，結果只紅了一個轉行拍電影才成名的張志霖，妹妹葉玉卿要轉拍三級片靠脫衣殺出重圍，最後嫁得北美富僑丈夫成大富婆修成正果，元祖高人葉志銘則幾經跌宕後看破紅塵皈依佛去了。

曾慶瑜是才女女傭，後來在台灣走高知識界路線而半脫離娛樂，梁雁翎和許秋怡及張志霖單只有一招「狂打廣告」，電視上幾乎每晚都見他們買下播歌時間之蹤影，後來葉氏事業轉型廣告退縮，幾個女的就漸而消失了，單只餘張志霖努力影視由低做起，頗有點起色，最後追求最豪港姐「袁詠儀」成功，被視為他最大成就，現成為業中一個實力中堅。葉志銘則八、九十年代開過唱嘢島旅遊樂園，又到廣州開過飛圖電影娛樂中心，都是撒下億計大錢的企業家，大起大落形成他看破紅塵之心態，幾乎想削髮為僧也是順其自然之事。如此一個大跟頭起落可見，此人為這廿年中港經濟起飛，曾盡過很大功力。

葉志銘超忙極紅之時，最重視傳媒公關，由他全廣告式捧紅無名三星可見此人甚懂宣傳術，八十年代初他專用當年紅模辜潔慧，一家公關公司專辦時裝製作旅行表演，全港傳媒遊船河介紹他BANK BAK新裝，差不多每周有紅之尤其他很「用心」和傳媒交友，那時各報刊之電台寫記攝記者專欄作者他都能一見便直呼其名，待人誠懇因此他的傳播力極強，發展之下不但全港九都有他牛仔裝分店，而且第一個把機把一機發展到內地和東南亞市場，每周包下專機把一機飛往美國，可惜此人雄心太大涉及業務太廣，電影唱片飲食娛樂攤攤都大投資，個人管理力有所不逮各地相迫稅下，兵敗如山倒。現曾慶瑜梁雁翎去向不明，據說已嫁人收巷間的許秋怡，據說嫁了給男藝人王書麒現仍活躍於歌壇，珠三角南粵各特區歌團演唱仍不時見她活躍消息，有退休娛記上周參加新廣州兩日遊遊在廣州五星酒店舞台看到她獻唱，歌藝風采不減當年，由此令人倍加懷念昔日她們的恩師老葉。